



頽濱先生詩集傳卷第六

唐

國風

唐者帝堯之舊都成王以封母弟叔虞謂之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地在禹貢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晉侯燮之曾孫成侯始徙居曲沃其孫穆侯又徙於絳僖公之世變風旣作其詩憂深思遠猶有堯之遺風故雖晉詩而謂之唐以爲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蟋蟀刺晉僖公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蛩也歲寒則蛩入於堂聿遂也除去也此詩君臣相告語之辭也僖公儉而不中禮故告之曰蟋蟀在堂歲其遂莫矣而君不樂日月捨女去矣君曰無乃已太康歟吾念吾職之所居者是以不皇樂也曰不然君子之不爲樂懼其荒耳苟樂而不荒斯可矣君子之於樂也瞿瞿而不違禮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既思其職又思其職之外蹶蹶敏也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歲晚則入居於室而役車止慆過也休休樂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樞莖也婁亦曳也愉樂也人君有衣服車馬鍾鼓飲食而不能用譬如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毀歸於無用而已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掃子有鍾鼓弗鼓弗  
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栲也杻櫛也考擊也保安也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  
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未引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不樂

昭公始封相叔于曲沃沃盛強昭公微弱雖欲去之  
而不可得矣譬如揚水以求其能流雖物之易流者  
有不能流矣而況於石乎祇以益其鑿鑿耳鑿鑿潔  
也民知昭公之不振也故將具諸侯之衣以從相叔  
于沃素衣中衣也襮繡領也諸侯之中衣緣以丹朱  
領以黼繡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  
其憂

皓皓白也繡繡領也鵠沃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粼粼清澈也命栢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栢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

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栢叔篤碩廣大無有與敵者以栢叔之德而傾晉猶以椒之芬而奪物也故曰椒聊且遠條且言信如椒之遠芬也條長也

且椒聊之實蕃衍盈掬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

兩手曰掬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刺晉亂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綢繆猶纏綿也合異姓以爲昏姻譬如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爲物束之則合而釋之則解是則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三星參也古者昏禮於歲

之隙昏而參見於東方則十月也於是昏禮始行矣夫昏姻之難自其納采問名綢繆不已時至而後親迎民之爲之也勞矣故其成也則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而居於亂世室家不能相保旣已成昏而懼其失之也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子兮子兮云者有所愬之之辭也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參在東南則十月之後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

此粲者何

參直於戶則正月也三女曰粲大夫一妻二妾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杜刺時也

有杖之杜其葉涓涓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杖特貌也杜赤棠也涓涓盛也踽踽無所親也晉君遠其兄弟而親異姓譬如杖杜條幹不足以相扶持盛其葉耳君子欲告之而懼其不信故告其所與行之人使爲之飲比其兄弟必告其所與行者庶其無



疑之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裊裊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肯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君之處於民上猶豹祛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而以  
羔爲本君雖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舍羔則豹無  
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矣今奈何不吾恤乎且吾  
之所以不去非無他人也特以故舊念子耳子豈反

謂我不能去而苦我哉

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究久也君之所以能久於此者由有民也好舊好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鵠羽刺時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而  
作此詩

蕭蕭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蕭蕭羽聲也苞稭也栩杼也鵠似鴈性不木止猶人

之不安於征役也鹽不攻緻也怙恃也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  
能執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列也

鵠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禮侯伯七命冕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  
君周衰諸侯有不俟王命者武公始并晉國獨能請

命于周故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爲是七章之衣乎  
然而不如子之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不敢必當侯伯  
故復稱其次也燠煖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噬逝通杜之生於道左行者之所願休息也而特生



寡蔭人是以無往就之者譬如國君士之所願事也  
而無恩於人彼君子則亦舍我而逝耳尚誰肯適我  
哉苟誠好之曷不試飲食之庶其肯從我乎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

周曲也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

葛生蒙楚歛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獻公好戰攻君子征役不反故婦人多怨曠者婦人

之託君子譬如葛之蒙楚歛之被野耳今予所美亡  
矣將誰與哉亦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歛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域瑩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旦朝也物存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之日冬之夜思者於是劇矣思之而不可得則曰  
不可生得而見之矣要之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而已  
居墳墓也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刺晉獻公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大苦也首陽雷首也夷齊居其陽故謂之首陽采苓者皆曰吾於首陽取之首陽則信有苓矣而采者未必然也事蓋有似而非者獻公好聽讒言不究其實而輒從之申生之死不究其實之故也故教之曰人之爲此言以告也苟亦勿信姑置之而徐究其實

事苟不然則人之爲言者將何得焉無得而爲之者世無有也然則不禁讒而讒自止矣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苦茶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苓三章章八句

秦

國風

唐虞之際臯陶之子曰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爲



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夏商之間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商之衰也中潯居於西戎以保西垂其六世孫大雒大雒適子成庶子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大雒之國爲附庸邑之秦至曾孫秦仲而犬戎滅大雒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爲大夫以誅西戎而秦之變風始作其後平王東遷而秦仲之孫襄公興兵救周平王賜之岐豐之田列爲諸侯遂有西周畿內之地在禹貢荆岐終南惇物之野二十九世而并諸侯有天下故孔子叙詩列之八國之後由此故也

車鄰美秦仲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秦自非子始封至曾孫秦仲始有車馬侍御禮樂之好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顛也寺人內小臣也士之將見秦仲也則使寺人傳之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皆所未有也

阪有漆隰有栗旣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老

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苟不與人用之則亦爲無用之物而已故士之旣見秦仲也秦

仲則與之並坐而鼓瑟曰今者不與子樂之吾恐逝者耄老而不能用矣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車鄰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美襄公也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駟驥驪也阜大也襄公脩其車馬乘四驪以出田其馬碩大而馴服御者以手執其轡而已無所用巧也於是時也襄公之臣能以道媚于國者寔從公狩言

其常與賢者共樂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時是也辰時也禮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故虞人翼獸以待公射必以其時於是公謂御者左之以射其左其射也舍拔而獲獸矣拔矢括也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儉歇驕

襄公之所以能使車馬調適射中而獲多者於其平居遊於北園也則既閑習之矣四馬乘馬也輶車輕車也所以驅獸所謂驅逆之車也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儉歇驕田犬也長喙儉短喙歇驕始之



者始達其搏噬也凡此皆遊於北園之所習也

駟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

小戎倭收五檠梁軛

兵車在前戍行者元戎其次小戎倭淺也收軛也兵車之比乘車則前後淺五五束之也檠歷錄也梁軛也軛轅也轅上曲句軛謂之梁軛一軛而以革束之者五束有歷錄之文也

游環脅驅陰鞞塗續

游環靳環也游於服馬之背而貫駟之外轡以禁其

出故春秋傳曰如駟之有靳脅驅以革爲之首屬於軛尾屬於軛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駟之入陰揜軌也在軛前軛上鞞環附焉鞞駟之所引也續續鞞也綴環於其端塗以白金沃環也

文茵暢轂駕我騏驎

茵車褥也以虎皮爲之謂之文茵暢轂長轂也青黑曰騏左足白曰驎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秦之西垂以板爲屋襄公屢征西戎而民樂爲之用故矜其車馬而不厭雖婦人念其君子而亦無怨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

赤馬黑鬣曰駟黃馬黑喙曰駟

龍盾之合鍔以夔軈

龍盾畫龍於盾也合而載之以爲車蔽夔在軈前所以繫驂之內轡者以白金沃之軈驂之內轡納於夔者也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君子於何爲還期乎何我念之深也

伐駟孔羣公矛鍔蒙伐有苑

以薄金介馬曰伐駟孔羣言其和也九公三隅矛也鍔

其鍔也蒙襍也伐盾也畫襍羽於盾苑然有文也

虎鞞鏤膺交鞞二弓竹閉緹滕

虎鞞以虎皮飾弓室也鏤膺以刻金飾馬帶也交二弓於鞞備折毀也閉鞞也緹繩也滕約也弛弓則以竹爲鞞以繩約之於弓隈以備損傷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者

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葭刺襄公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



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蒹也葭蘆也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用矣襄公興於西戎知以耕戰富國強兵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非不蒼然盛也而君子以爲未成故告之曰有賢者於是不遠也在水之一方耳胡不求與爲治哉維不以其道求之也則道阻且長不可得而見矣如其道求之則宛然在水之中耳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

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水草之交曰湄躋升也坻小渚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涘厓也右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

此詩美襄公耳未見所以爲戒者豈以壽考不忘爲戒之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

君也哉

終南周南山也條栢也梅栢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丹赤而澤也襄公既爲諸侯受服于周其人尊而悅之故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嚴憚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紀基也堂亦基也終南有畢道其旁如堂之墻青黑爲黻五色備爲繡君子之佩玉非以爲容好而已將

使壽考而不忘禮也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穆公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此詩言臣之託君猶黃鳥之止於木交交其和鳴今三子獨不得其死曾鳥之不若也人百其身者欲以百人贖其一身也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



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故黃鳥之詩交  
譏之也

交交黃鳥止於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  
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  
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

駘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駘疾飛貌也晨風鷗也賢者之欲仕於大國猶晨風  
之欲止於北林故其未獲見也欽欽而憂君奈何獨  
忘我而不顧乎

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櫟柞櫟也駮榆梓也其皮青白如駮言六未詳賢者  
之仕於大國非特自爲也以爲山則有櫟隰則有駮  
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隰有樹椴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棣唐棣也椽赤羅也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脩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於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澤褻衣近垢汗者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於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之

無衣三章章五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母之兄弟曰舅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而文公之姊也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之納文公而康公送之渭陽傷母之不及見而作是詩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吁嗟乎不承權輿  
穆公好賢居之以大屋渠渠其深廣至於康公而遇  
之薄矣食之無餘者故曰不承權輿權輿始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吁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二章章五句

穎濱先生詩集傳卷第六終

穎濱先生詩集傳卷第七

陳

國風

陳太皞伏犧氏之墟今淮陽郡是也昔帝舜之胄有  
虞闕父爲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神明之後  
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妻以元女大姬其  
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川西望  
外方東不及孟豬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巫覡歌舞  
之事其民化之五世至幽公淫荒遊蕩無度國人刺  
之而陳之變風始作然原其風出於大姬蓋列國之  
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

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湯蕩也外高中下曰宛丘幽公遊蕩無度信有情矣然而無威儀以爲民望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鼓聲也值持也白鷺之羽可以爲舞者之翳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缶盎屬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東門宛丘爲亂者之所期會也枌白榆也栩杼也子仲陳大夫氏也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也差擇也爲亂者相告以良日相差擇而推南方原氏之女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而猶然則



其民可知矣

穀旦於逝越以驪邁視爾如莪貽我握椒

逝往也越於也驪麻總也莪芘芘也小草而多華男女既相告以相差擇今則又相告而往矣於是遂以其麻行往會之於其會也相譖以莪而相遺以椒相與爲淫蕩而莫知耻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

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橫木爲門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此四者誰不欲之然人未嘗必此四者而後可以爲必此四者而後可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矣僖公自謂小國無意於爲治故陳此以誘之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漚柔也晤遇也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菅茅也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

東門之楊其葉泂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泂泂盛極貌也昏禮以歲之隙楊葉泂泂則春夏之交也時既已晚矣幸其成禮而昏以為期至於明星煌煌而又不至是以怨之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肺肺亦盛極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



昔然矣

陳佗陳文公之子而桓公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棘亦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斯析也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然毛氏不知墓門之爲桓公而以爲陳佗故以斧鴉皆爲佗之師傅其序此詩亦曰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千萬

民失之矣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梅柎也鴉惡聲鳥也萃集也墓門有梅而鴉則集之梅雖善將得全乎桓公之沒也雖有太子免以爲後而佗在焉求太子之無危不可得矣訊告也告之而不予顧至顛沛而後念吾言矣夫顛沛而後念其言則已晚矣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

毛詩之序曰宣公之詩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忉忉

防邛皆丘陵也苕草也防有鵲巢衆鳥皆得居之邛有旨苕衆人皆得采之朝有讒人而君不明則君子不保其祿位譬如鵲巢旨苕恐爲人所奪耳侑張誑也予之所美謂君也

中唐有甕邛有旨鷓誰侑予美心焉惕惕

唐堂塗也甕瓠也鷓綬草也唐之有甕衆人所得踐履也邛之有鷓亦衆人所得共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慍兮舒憂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婦人之美盛如月出之光僚慍皆好也燎明也舒遲也窈窕憂受天紹皆舒之姿也悄慍慘皆憂也思而不見則憂矣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朝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耳株林夏氏邑南徵舒字也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

毛詩之序曰靈公之詩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陂澤障也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蘭蘭也卷好也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亦嘗原詩之所爲作者乎詩之所爲作

者發于思慮之不能自己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爲詩則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泆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反則其詩遠義而無所歸嚮繇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存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爲言之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檜

國風

檜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八姓唯妘姓檜實處其地周衰爲鄭桓公所滅其世次微滅不傳故其作詩之世不可得而推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錦衣狐裘所以朝天子之服也檜君好盛服故以其朝服燕而以其朝天子之服朝夫君之爲是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爲女樂故也而曰膾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膾肉也歟此所謂以道去其君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言光澤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庶幸也喪禮旣祥祭而縞冠素紕棘急也君子之居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樂樂瘠貌也博博憂勞也憂不見是人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素衣者素裳也聊與子同歸云者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也

庶見素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禮鞞從裳色故鞞亦以素記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何爲皆君子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閔子哀未盡能自割以禮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而不敢過不肖者之所難而不敢不勉此所謂如一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疾恣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萋楚鉞弋也蔓而不纍其枝猗儺而已以喻君子有欲而不留欲也天少也沃沃柔和也君子幸其少而柔和不樂其有知而恣也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周道既喪諸侯為慄疾之政非風也而其至發發非車也而其行偈偈是以顧瞻周道而怛然傷之也

匪車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迴風為飄嘒嘒無節度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鬻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善亨魚者亦潔其釜鬻安以待其熟耳周之先王其所以治民者亦猶是也安用票疾之政為哉誠有能復為周家之安靖民皆以好音歸之矣西周所在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曹

國風

曹今之濟陰郡武王以封弟叔振鐸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湯死而葬焉舜漁雷澤其民化之其遺俗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介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昭公立而變風遂作

蜉蝣刺奢也

毛詩之叙曰昭公之詩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渠畧也朝生而夕死方其生也不知慮死而自  
好其羽翼曹君危亡之不恤而楚楚然潔其衣服如  
蜉蝣也是以君子悲其淺陋而知其不能慮遠憂其  
國以及其身曰我將於何歸處乎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  
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掘地解閱也麻衣深衣也諸侯朝則朝服夕則  
深衣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掌道路送迎賓客而爲之衛故何戈與祿夫候  
人則知何戈與祿而已而君寵之至使之服赤芾者  
三百人何哉祿也芾韞也一命緼芾黜珩再命赤  
芾黜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晉文公  
之入曹數之以乘軒者三百人卽此歟

維鷓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鷓洿澤當在水中求食而已今乃處魚梁之上曾不  
濡翼而得魚以爲食譬如小人當何戈而役耳今乃



處朝廷而服赤芾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喙也遂達也與小人爲婚媾未有達者也

蒼兮蔚兮南山朝隴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蒼蔚雲興貌也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蒼蔚而上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鷦鷯刺不一也

鷦鷯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鷦鷯粘鞠也鷦鷯之哺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君子之於人其均一亦如是也儀其見於外者有外爲一而心不然者矣君子之一也非獨外爲之其中亦信然也故曰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鷦鷯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騏或作璫璫弁之結飾以玉爲之帶伊絲矣而弁不璫則爲充於下而不充於上上下下有一不充則爲不

一矣君子之行無不充足者故周旋反覆視之而無  
不如一譬如絲帶而充之以縻弁耳夫無一不然者  
一之至也德未充而求其能一不可得也既已充矣  
而求其有一不然亦不可得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  
國人胡不萬年

鳴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以其愛之則宜  
其無所不從然以爲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  
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

一之要也

鳴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

毛詩之序曰共公之詩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寒也下泉泉之下流者也苞本也稂童梁也稂非  
漑草得水則病民之苦於虐政猶稂之得下泉也愾  
歎聲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蕭蒿也



列彼下泉浸彼苞菁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芄芄黍苗陰  
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芄芄盛也稂蕭菁黍皆非漑草而下泉陰雨皆水也  
然稂蕭菁以病而黍苗以盛則下泉無度而雨有節  
也國之有王事皆非民所樂也然得君子以勞來之  
則民不至於病矣郇伯文王之子郇侯爲州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賴濱先生詩集傳卷第七終

賴濱先生詩集傳卷第八

豳

國風

豳邠之衻邑也昔公劉自郇出居於豳脩后稷之業  
勤恤愛民民咸歸之周之王迹實始於此故周公遭  
二叔之難而作七月之詩言后稷公劉勤勞民事致  
王業之艱難文武受命功未及究而沒成王尚幼恐  
其不能承以墜先公之功是以周公當國而終成之  
故七月者道周公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也周公之所  
以當國而不辭者重王業之艱難也然是詩則言豳  
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

夫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爲皆非天下之政是故得爲風而不得爲雅也昔之言詩者以爲此詩作於周公之遭變故謂之豳之變風夫言正變者必原其時原其時則得其實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詩一時之正也而不得爲正何者其正未足以復變也周公成王之際而有一不善是亦一時之變焉耳孰謂一時之變而足以敗其數百平之正也哉

七月陳王業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褐何以卒歲

此詩言月者夏正也言日者周正也火大火也大火寒暑之候也春秋傳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流下也火流而將寒九月而寒至可以授冬衣矣至於十一月風至而感發十二月寒盛而栗烈苟其無衣與無褐也則何以卒歲乎故九月不可以不授衣九月不可以不授衣則其慮衣也不可以不早矣褐毛布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豳土晚寒正月始脩耒耜而二月舉足以耕於其耕



也丁壯無不適野故饁者其婦子也於是田畯來而喜之不譴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此章陳衣食之始餘章終之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蠶之始生宜之知九月之將授衣故於春日之陽而倉庚之鳴也女子行求柔桑以事蠶矣

春日遲遲采芡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芡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也古者昏禮於歲之交

故女子之處者怨慕悲傷思以是時歸于公子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柄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亂爲萑葦爲葦隋釜斧方釜斨枝落而采之曰條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少枝長條曰女桑知火流之將寒故八月則采萑葦以備來歲之曲薄至於蠶盛之月則桑無所不取其遠條揚起不可手致者伐取之少枝長條不可枝落者猗取之於是而桑事畢矣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生孔陽爲公子裳

鷓伯勞也五月陰氣至則鳴鹵地晚寒故鳥物之候  
或從其氣焉績治麻也至是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  
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

不榮而實曰秀萋未詳蜩蟬也穫穫禾也隕墜也穽  
落也四者物成而將寒之候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  
功言私其縱獻豸于公

于貉往搏貉也十一月鳥獸毼毛其皮可取於是擇  
其狐狸以與公子爲裘至於十二月則君與民皆田

以繼武事凡言公子猶言君子也從其貴者言之耳  
豕一歲曰豮三歲曰豨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斯螽蚣蝢也莎雞天雞也蟋蟀暑則在野寒則依人  
故自七月漸寒至于十月而入於牀下言此三物者  
著寒之有漸非卒來也

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穹窮也窒塞也向牖也瑾塗也改歲十一月周正也  
十月蟋蟀入伏於牀下知大寒之將至於是相告以



葺其室廬穹室隙穴塞牖塗戶以禦寒之入蓋民之  
所以備寒者至此而後畢

六月食鬱及薏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

春夏食去歲之蓄至于六月始有果實成而可食鬱  
棣屬也薏薏薏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冬釀而夏熟  
介助也養老者必有酒以助養其氣夏不可以釀故  
爲此酒以繼之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壺瓠也菽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穠禾麻菽麥嗟我農  
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  
屋其始播百穀

春夏爲圃秋冬爲場故須築以待納禾稼先種後熟  
曰重後種先熟曰穆同聚也綯絞也乘登也農事旣  
畢故相告以入都邑治宮室晝取茅而夜索之以綴  
補屋之弊漏并及其私室曰將復始播來歲之穀不  
暇治屋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

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故曰日在北陸而藏冰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故曰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故曰火出而畢賦人之君大冬也血氣收縮陽處於內於是厚衣而寒食及其居大夏也血氣發越陽散於外於是薄衣而溫食不然盛者將過而爲厲藏冰發冰亦猶是也申豐有言其藏之

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疾厲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此之謂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埽也於是場功畢國君因其閑暇而勞饗其羣臣朋友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鳴鴉周公救亂也

鳴鴉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周公東伐二叔既克而成王未信故爲此詩以遺王  
鳴鴉惡鳥也鳥之有巢者呼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  
無復毀我室周之先王勤勞以造周如鳥之爲巢苟  
取其子而又毀其室是重傷之也管蔡既已出周公  
矣王又不信而誅周公周公誅而王業壞矣恩愛也  
鬻子稚子也先王之愛其室家與其勤之者至矣庶  
幾稚子之閔之而已稚子謂成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

桑土桑根也爲國者如鳥之爲巢及天之未雨而  
徹桑之根以綢繆其牖戶矣今女下民乃敢侮予將  
敗我成業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  
家

拮据擗搨也荼萑苕也租亦蓄也瘁病也以手捋荼  
則至於拮据以口蓄租則至於卒瘁予之所以勤勞  
病瘁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奈何既成而將

或毀之哉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

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曉曉急也爲室之勞  
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  
乎

鷓鴣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惛惛久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而作此詩言

士之從者既久於外及其歸也則又遇雨士於此尤  
苦故於四章每言之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蝟烝  
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勿物通枚一也蝟桑蟲也烝塵也東征之士皆西人  
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  
西而悲其室家於是爲之制其衣裳而使往遺之於  
其往也戒之使物色其士行求而人人與之曰彼蝟  
也則可以久在桑野吾君子豈亦蝟哉而亦敦然獨  
宿於車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亦  
施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

果羸枯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跖也町疇鹿跡也熠  
燿螢火也家無人則五物至矣非足畏也所以令人  
憂思耳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  
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

垤蟻冢也瓜苦瓜之苦者鸛好水將雨則長鳴而喜  
也則洒掃穹窒以待之瓜之苦者人所不取敦然著  
於栗薪而不去婦人之從君子當如是也是以自我  
不見于今三年而不辭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子之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綱九十其儀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

此章歸士與其室家相說好追道其始昏之辭也倉  
庚飛而熠燿其羽譬如婦人之嫁而盛其禮也馬黃  
白曰皇駁白曰駁女之嫁也母戒之施衿結帨九十

言多儀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皇匡也將大也斧破而斨存尚有以爲用也斧破而斨缺則盡矣管蔡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危而成王安尚可也周公危而成王無與爲其國則成王亦危矣故曰周公之東征亦四方是爲非以救其身也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

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而未免於小也維不嫌于自救哀人之不治以誅管蔡而後可以爲大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叱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鑿屬叱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鉞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鉞木屬適固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而不用斧取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

治國奔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覲之子籩豆有踐

用斧以伐柯非謂其能伐之而已以為執柯以伐柯

其則不遠也治國而用周公亦豈以其能治之而已

哉以為使周公在上而天下化之可以不勞而治焉

耳故人之見周公者亦見其邊豆有踐而已非有以

異於人也惟其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為不可及耳踐

行列貌也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

九罭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袞衣繡裳

罭罟囊也九罭言其大也鱒魴大魚也袞衣繡裳上

公服也求大魚者必大網見周公者不可不以上公

之服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渚鴻之所當在也信再宿也周公居東周人思復召

之而恐東人之欲留公也故告之曰周公之在周譬

如鴻之於渚亦其所當在也昔也公歸而無所是以

於女信處苟獲其所矣豈復於女長處哉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飛而遵陸不得已也周公之在東亦猶是矣非其所願居也苟其得已則義當復西耳不復者不復其舊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東人安於周公不欲其復西故曰使公居是以有袞衣可也無以公歸而使我悲也言周公之於天下無有不欲已得而親事之者也

九罭四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跋躡也寔賸也公孫周公周公函公孫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履之盛也老狼有胡其進也如將躡其胡其退也如將賸其尾然而胡尾未嘗能爲狼累也周公之輔成王亦多故矣二叔流言以病其外成王不信以憂其內人之視周公如視狼然前憂其躡胡而後憂其賸尾也然周公居之從容自得而二患皆釋人徒見其履赤舄几几然安且閑而不知其解患釋難之方也



狼臆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周公既出而作七月未還而作鴟鴞既還而作東山  
故豳風著此三詩以目周公出入之次而後列周人  
美公之詩此豳詩所以為先後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頤濱先生詩集傳卷第八終





